



JOHN EDWIN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西万古典学术史

第 三 版

第一卷 上册

西元前六世纪～西元六世纪初期

[英] 约翰·埃德温·桑兹 著

张治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方古典学术史

第 三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上册

导读一 《西方古典学术史》译本引言 王煊生	1
导读二 “Classical Scholarship”、“Klassische Philologie” 与“古典文献学” 张强	5
中译本说明	9
第三版前言	14
第二版前言	15
第一版前言	16
主要内容概略	19
第一章 导言	27
第一编 雅典时期	41
第二章 史诗之研究	43
第三章 抒情诗研究	61
第四章 戏剧诗的研究与考辨	71
第五章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批评	84
第六章 修辞学的兴起与散文研究	92

第七章 语法学与词源学的肇端	103
----------------------	-----

第二编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	117
--------------------	-----

第八章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119
--------------------	-----

第九章 斯多葛哲人与珀伽摩学派	155
-----------------------	-----

第三编 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	175
---------------------	-----

第十章 西元前169年至西元14年间罗马人学习希腊语的时代	177
-------------------------------------	-----

第十一章 西元前1世纪的文学批评与语法学	198
----------------------------	-----

第十二章 奥古斯都时代至西元300年期间的拉丁学术	207
---------------------------------	-----

第十三章 西元300至500年间的拉丁学术	225
-----------------------------	-----

第十四章 西元500至530年间的拉丁学术	256
-----------------------------	-----

第四编 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	279
---------------------	-----

第十五章 帝国初世纪的希腊文学批评	281
-------------------------	-----

第十六章 帝国初世纪的字词之学	297
-----------------------	-----

第十七章 西元1世纪末的文学复兴	300
------------------------	-----

第十八章 2世纪的希腊学术	309
---------------------	-----

第十九章 3世纪的希腊学术	330
---------------------	-----

第二十章 4世纪的希腊学术	341
---------------------	-----

第二十一章 西元400至530年间的希腊学术	354
------------------------------	-----

导读一

《西方古典学术史》译本引言

所谓的西方古典学，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这一阅读和研究的接受过程便构成西方古典学术史。

西方古典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希腊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克里特文明。传说中的代达洛斯（Daedalus）为克里特王弥诺斯（Minos）建造的迷宫至今残迹犹存，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文明发展的水平。后来古希腊文明发展的中心转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Mycenae，一译米克奈）兴起。在迈锡尼衰落之后，雅典成为古希腊文明发展的新的中心，古希腊文明进入最繁荣的时期。此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衰落，马其顿兴起，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东征促进了古希腊文化与西亚和北非各地区的文化交融，希腊化王国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成为新兴的古希腊文化中心。

一般说来，一部古典作品的产生同时便伴随着对它的阅读史的开始。广为人知的特洛伊战争发生在迈锡尼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末至12世纪初），以那场战争为题材的荷马史诗起初口传，后来出现文本，成为古希腊第一部传世的书面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在其存在和流传过程中同时经受了各种演释和批评，因此对荷马史诗的阅读和研究也便成为有文本可循的希腊古典学的开始，同时也是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开始。应该说，大规模的希腊古典学研究出现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当时在埃及托勒密王朝（Ptolemaei）的倡导和支持下，来自希腊化世界各地的学者们聚集亚历山大里亚，对广泛收集来的希腊典籍抄本进行校订、编辑，许多古典著作就是在这—时期经过校订，成为定本流传后世的，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西方古典学术史上—个重要的时期。

古罗马文明的兴起稍晚于古希腊。古罗马早期主要是在同其周边部族连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壮大的，从而阻滞了文化的发展，使得它远远滞后于国力的增强和统治范围的扩大。由于古代罗马和古代希腊是近邻，因此

古罗马文化的发展很早便受到先于自己繁荣发展的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从公元前2世纪初古罗马开始直接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并且征服了希腊本土后,相比之下古希腊文化更是处于强势地位。关于这种文化态势,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曾经写道:

被俘的希腊把野蛮的胜利者俘获,把文明
送来蛮荒的拉提乌姆。^[1]

当时,先进的希腊文化令罗马倾倒,罗马人直接借鉴和利用希腊人现成的文化成就,使罗马文化迅速发展起来。直到纪元前后古罗马文化达到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时,古罗马作家仍然以“师承希腊”为荣,同时在借鉴和吸收中力求与希腊竞争。古罗马人正是这样建立了自己的文明,成为西方古典学的新时期——古罗马时期,并且同古希腊文明一起,共同构成欧洲古典文明。

狭义说来,西方古典学术史指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历史,广义的西方古典学术史则延伸包括其后的各个时代的接受史,直至当代。现在这部《西方古典学术史》的作者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年)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西方著名的古典学者,曾经长期在剑桥大学从事古典学研究,造诣深厚,著述丰富。他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努力追寻古典著作的历史命运,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对它们的接受痕迹,从而对西方古典学术史作了如此系统、详尽的研究。据作者自称,他原打算写作一部通俗性学术史读物,结果却写成了一部鸿篇巨制。《西方古典学术史》全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博大精深,受到普遍的肯定和称赞。虽然此后西方陆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或去繁就简,或加强史料批评,但在资料的翔实方面无出其右者,而且还往往以这部史著为依据,充分肯定这部史著的价值。

西方古典学术研究传统历史悠久,资料丰富。相比之下,我国的古典学研究起步较晚。国人接受西学主要开始于16世纪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而出现的“西学东渐”时期。尽管传教士们的使命是传播教义,但他们同时也促进了东西

[1] 贺拉斯:《书札》,II, 1, 156—157。贺拉斯的这一行半诗的拉丁文是:
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et artis
Intulit agresti Latio.

方的文化交流，使国人初步接触到西方古典。这种接触和交流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低落和沉寂之后，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重又出现了兴旺势头，特别是在 20 世纪前期我国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有大批学人前往西方求学，研究各科学问，寻求真谛。当前我国学界研究西方古典的热情颇高，但往往苦于我国国内有关研究资料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译介《西方古典学术史》这样一部原始材料翔实、内容广博的著作是非常需要的，既可以帮助我国研究者了解学科历史状况，开阔眼界，扩大思路，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难得的原始史料，对促进我国古典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很有好处。

王焕生

2010 年 6 月

导读二

“Classical Scholarship”、“Klassische Philologie”与 “古典文献学”

1903年至1908年，J. E. 桑兹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巨著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11年，H. T. 佩克的 *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 由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前言中，佩克在论及同类著述时称，“结构紧密且明晰地提供此类综合知识的导读迄今尚告阙如……”，而其所著“欲就古典学如何缘起以及使‘Classical Philology’成为一门学科的渐变提供一种综合、易懂的知识”。^[1]这两部英文著作的大题虽有所别，但在佩克看来，其述无异，尽管开篇桑兹即对“philology”这一“借自法、德语文的词”在英国“模棱两可的寓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辨析。

196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R. 普法伊费尔的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一书，1970年由著者本人以 *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s Hellenismus* 为大题译成德语出版。1982年，艾伦·哈里斯则把维拉莫威兹的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1921年) 译作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在英美两地同时出版。对此的解释，休·劳埃德—琼斯的观点与桑兹相若，“因为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philology’系指‘comparative philology’，而‘comparative philology’则意为‘比较语言学’”。^[2]由是可见，不仅英国英语之于“philology”的释义异于德语，即便在桑兹与佩克等英美学者之间亦有差别。

其实，“philology”这一“借自法、德语文的词”源自古希腊语，由“philos”与“logos”复合而成“philologia”，最早见于柏拉图的《斐多篇》

[1] H. T. Peck, *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11, p.vii-viii.

[2]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Alan Harri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gh Lloyd-Jones, London and Baltimore: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vii.

(*Faedros*)。“philos”意指“爱或被爱”，而同属动名词的“logos”则义项繁复，可为“词、用语”，可为“知识、理性”，也可为“思考、论证”，等等，致使“所钟爱者”被后世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而在与“古典的”并用时同样出现了因地而异的解读。

“classical scholarship”抑或“klassische Philologie”作为“渐变”而来的“一门学科”，其内涵与外延亦在不断变化。雷纳克视之为“关乎古人、特别是罗马人与希腊人文化生活的学科”。^[1]休·劳埃德—琼斯在维拉莫威兹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英译本导论中称，“严格意义上讲，‘philology’不应包括对遗迹的研究，尽管应包括对历史与哲学的研究。但维拉莫威兹对此的叙述则包括考古学与艺术史，因为在他看来，‘philology’与此类学科不可分离”。^[2]桑兹认为，“‘classical scholarship’……是对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及艺术的确切研究，是对它们传授予我们有关人类本性与历史的一切的确切研究”。^[3]除语言学外，佩克的界定还包括“铭文学、古文字学、钱币学、校勘、哲学以及考古与宗教”。^[4]比较而言，普法伊费尔的界说已不及其前辈学者的宽泛，他认为，“‘scholarship’系解读与还原文学传统之术。它源自公元前三世纪，经诗人们的艰难尝试而为一门独立的文科，其目的是保存并利用他们的文学遗产——‘古典著作’(the classics)。因之，‘scholarship’者现以‘classical’ scholarship 为名矣”。^[5]

普法伊费尔所言的“诗人们”当指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学馆的驻馆学者。其时，驻馆学者往往身兼数职，他们的“艰难尝试”不仅仅限于搜集史诗、抒情诗、戏剧、历史、哲学与科学等古典著作的写本，不仅仅“利用他们的文学遗产”从事诗歌创作，更以校勘、注疏与编目为要务。发端于泽诺多托斯、卡利马克斯与埃拉托斯特奈斯的“解读与还原文学传统之术”，至阿里斯多法奈斯的校勘实践而成一宗，经中世、近代的传播与发展已为专门之学。

若以“解读与还原文学传统之术”观之，愚以为“classical scholarship”或“klassische Philologie”的所指或可与中文语境中的“古典文献学”相比对，或可译作“西方古典文献学”以强调“希腊、罗马的”这一属性。

[1] S. Reinach, *Manuel de Philologie Classiqu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et C^{ie}, 1880, p.3.

[2] 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Alan Harri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gh Lloyd-Jones, p.vii.

[3] J.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p.2.

[4] H. T. Peck, *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 p.1.

[5] 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3.

诚然,最早见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文献学”一词,其内涵与外延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也一直经历着“渐变”。八十年代中期,《文献》杂志还曾组织过“关于文献与文献学问题的讨论”,但对“文献的含义”、“文献学的界定”以及相关议题的讨论延至九十年代初始终未臻一致。2008年,曾参与讨论的董恩林先生撰文称,“文史学科的文献学(笔者称之为‘传统文献学’)名称、内涵、范围、体系诸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无论称之为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还是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我国文史学界所称‘文献学’都是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过去称为‘校雠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传世文献文本的完整、理解的准确是其终极目标,注重研究文献文本价值与内容的真实是其基本特征”。^[1]若由是推,普法伊费尔所说的“解读与还原文学传统之术”事实上也可理解为“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至若前辈学者惯用的“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他认为,“张舜徽先生所说的‘历史文献学’、吴枫先生所指的‘古典文献学’都是有别于现代文献学的古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其‘历史文献’、‘古典文献’是‘历代文献’、‘古代经典’的意思,不是指历史学学科文献、古典文学学科文献”。^[2]反观西方古典文献学的缘起,因“古典著作”滥觞于荷马史诗,而驻馆学者的校勘实践又多以诗文、戏剧的文本为发端,所以才有了普法伊费尔所谓的“文学遗产”一说。

从桑兹到普法伊费尔,对西方古典文献学的界定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西方古典文献学与西方古典学的分野。学理上言之,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初与西方古典学并无畛域之分,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才逐渐别于西方古典学,后与考古学、历史、艺术史、哲学一并而为西方古典学的分支学科。在西方古典学界,真正意义上的古典文献学著作当属L. D. 雷诺兹与N. G. 威尔逊合著的《写工与学人》^[3]。该书不仅述及了西方古典文献的传承,写本的诸形态以及文本校勘,在第六章中,著者还专门讨论了文本校勘理论。作为古典文献学史著作,桑兹等人对古典文献学的界定虽各有所异,但具体到各章所论却不尽相同,除内容繁简不一、下限各有差别外,均关乎到不同时期、不同地

[1] 董恩林,《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三期,第44页。

[2] 董恩林,《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第47页。

[3] L. D. Reynolds &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thir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区，乃至不同国度对古典文献的“解读与还原”。孙钦善先生在论及中国古文献学史的特点时曾言，“……中国古文献学随着古文献的产生、流传和积累不断发展，形成一条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历史”^[1]。相比之下，西方古典文献学史“源远流”却未“流长”。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作为古典文献载体的古希腊语、古拉丁语随着历史的变迁最终成为“死的语言”。对西方学者而言，无论是桑兹还是普法伊费尔，其古典文献学的历史无一例外地要溯源至他们共同的“古代”——由罗马而希腊。

桑兹鸿篇巨制的出版迄今已逾百年，其详尽的论述虽少卓见，但仍不失重要的学术价值。除内容宏富外，桑兹所旁及的语言也较为复杂，古典语文有希腊语、古拉丁语，近代语文则包括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张治君不畏其难，耗四年之功，译毕第一卷，并承接了另外两卷的译事，其典雅的译笔值得期许。

把桑兹的巨著译作《西方古典学术史》固然无错，维拉莫威兹的名著译为《古典学的历史》^[2]也自有其道理。但把普法伊费尔撰述的英文版译作《西方古典学术史》，德文版译为《古典学的历史》怕是会判若两书、难尽其义了。

浅愚之见，不知张治君以为如何？

张强

庚寅仲夏记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1]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上下），“绪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5页。
[2] 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中译本说明

其一，第一卷翻译使用的底本来自 192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第 3 版。

其二，保留原书行文中“()”与“[]”的用法。如：才设置了演说 (ὁρήσεις) 课程；“齐塔拉琴”(琴“壳”由木匣代替，双“角”更以琴匣的延伸臂，来固定琴弦的另端)；[柏拉图]；圣埃德蒙 [埃德蒙·理奇]；等等。

其三，专名(人名、地名、书名)首次出现时在译文后直接附原文。如：芝诺多图斯 Zenodotus，甫里乌斯的提蒙 Timon of Phlius，罗塞塔 Rosetta，《亚历山大里亚战记》*Bellum Alexandrinum* 等。个别的术语酌情附以原文。如：七十子译本 *Septuagint*，“想像 imagination”等。书后附译名对照表，以便查览。附原文时，均不加“()”，以区别于原文本有“()”者。

其四，所引希腊语、拉丁语的文献、词汇，皆附原文以资读者考核，原书无英译文者，则在其后加方括号“【】”附楷体字的中译文。如：Τρώεσσι δὲ κήδε' ἐφήπται 【特洛伊城即将遭陷落】，Μόχθος 【受罪劳心者】，studiorum claritate memorabilior quam regno 【学术声望胜过赫赫皇位】等。注释引文为正文已有译述者，多不复译。该文献附英译文者，则主要由英译文译出。所有文献译述方案，凡参考前贤先进之说者，俱加以适当说明。如：τά τε Ὀμήρου ἐξ ὑποβολῆς γέγραφε ῥαψωδεῖσθαι, οἷον ὅπου ὁ πρῶτος ἔληξεν, ἐκεῖθεν ἄρχεσθαι τὸν ἐχόμενον 【使荷马史诗能为诵人所轮流诵读，其第一人所收煞处，成为继起者的开首（参考 Hicks 以及 Yonge 的英译）】；νῦν δ' ὅτε πάντα δέδασται, “如今整个园地已分配完了”【译按，罗念生译文】，等等。

其五，译注均以楷体字置于方括号“【】”内，并前加“译按”二字为标识。如：双笛【译按，指 aulos】；尼柯弗儒斯 Nicephorus【译按，希腊文意为“带来胜利者”】；作者是沙提雍或里尔的高提耶 Gautier de Châtillon or de Lille (Gualterus ab Insulis 【来自岛城的高提耶，译按，里尔在今日法国北部边境附近，其名称源于拉丁文“岛屿 Insulis”一

词。注释中复又称高提耶作瓦尔特】，卒于1201)；等等。

其六，英语外的其他现代语言均在译文后说明原系何种文字。如：“事实上，根本不应将这些拜占庭学者视同抄胥，而当列为校雠家。他们不是那些规矩而愚笨的僧侣行的同行，那些僧侣辛勤地摹写他们不能理解同时也自认不能理解之物。他们是我们的同行……他们永久地修补了这些诗作，数量之多，令人目眩。”

【译按，原文系德文】。

其七，近代学者人名，见于注释者不译，见于正文者译。近世西方地名、人名的翻译，部分参考《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及商务印书馆“翻译参考资料”丛书。

其八，注释所引文献需附其原文标题时，将缩写形式恢复为完整的全称。个别简称已成惯例，则沿用之，并附说明。有些文献的章节页码与译者所查对的有出入，除少数修正外，大多仍保留原书的形态，不另加说明。页码后的v，或表示“反面”，或表示“左页”，难以落实，故不译。

其九，原书表示强调的英文斜体字，或非句首的普通词汇而首字母大写的，译文以楷体排出；正文中小号字体部分的概述，译文也用楷体写出，其中的斜体强调部分则更以粗字体，以示分别。字母大写的单词，译文则以黑体字排出。

其十，保留原书索引和原书页码。原页码见于译文页边。【附注：原书段落间嵌入小标题，由编辑先生代为译出，特此声明】。

其十一，原书摹本图片，仅译其附完整释文者。12张年表，附以原样不译。

其十二，译文中“全盛期”或“盛于”字样，表示历史人物活跃之时期，此根源于雅典的阿波罗多儒斯。人物活动年代上下文略有出入者，仍各从原文，不作校订。

其十三，纪年方式，原书有B. C. 或A. D. 字样，未采取C. E. (Common Era, 公元纪历)的标志，故一律以“西元前”、“西元”字样译出。

其十四，人名绰号，根据传记辞典等资料，可意译者不以音译，不易凿实者则仍以音译。如：Scot 一号涉及苏格兰地区中古时候的爱尔兰移民，故而多改译作“爱尔兰人”，中古晚期则酌情译作“苏格兰人”。

其十五，凡兄弟姐妹、姑表堂亲、甥侄子婿，于原文未明示其关系者，则尽力查考确认，少数难以判定者，则取概称代之。如：兄弟、姐妹、甥侄、叔伯，等等。

其十六，涉及印刷术出现之前古代文献的手稿版本信息，原文使用 M. S. (manuscript) 与 codex 二字，前者强调抄写者手写誊录之本，后者则强调经过装订而成为现代形式上的“书本”，皆译作“钞本”（个别语句中调整为“钞本手稿”）。惟有极少数情况下，manuscript 系作者本人亲笔书写或口授而他人笔录之原稿，则译作“稿本”。“钞本”、“稿本”统称作“手稿”。若原文使用 copy 一字，表示原有钞本之复制品，则译作“副本”。若原文使用 transcript 一字，强调文字上的转录留存，则译作“誊录本”。

其十七，罗马文学部分的专有名词多参考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及《古罗马文学史》。宗教术语的汉译，多参考文庸《基督教词典》（修订版）。其他方面很多专有名词，无权威定说者居多，则多凭译者知识与判断自行斟酌，不尽合理之处，恳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西元前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的诸种情景。

多理斯Duris创作的一支高脚浅底杯Cylix上的红图黑底瓶画，发现于凯伊刺Caere，今藏于柏林古物馆中。见本卷第42页。

*Quid est aetas hominis, nisi ea memoriâ rerum veterum cum superiorum
aetate contextitur?*

【人生一世有何可为，莫非记载事迹，将之织入古代先祖的生命中去？】

西塞罗，《演说家》 *Orator*, §120。